

长篇东北民俗小说

女人 *DE* 故事

她们的本能与宿命、人祸与牺牲的一生



陈明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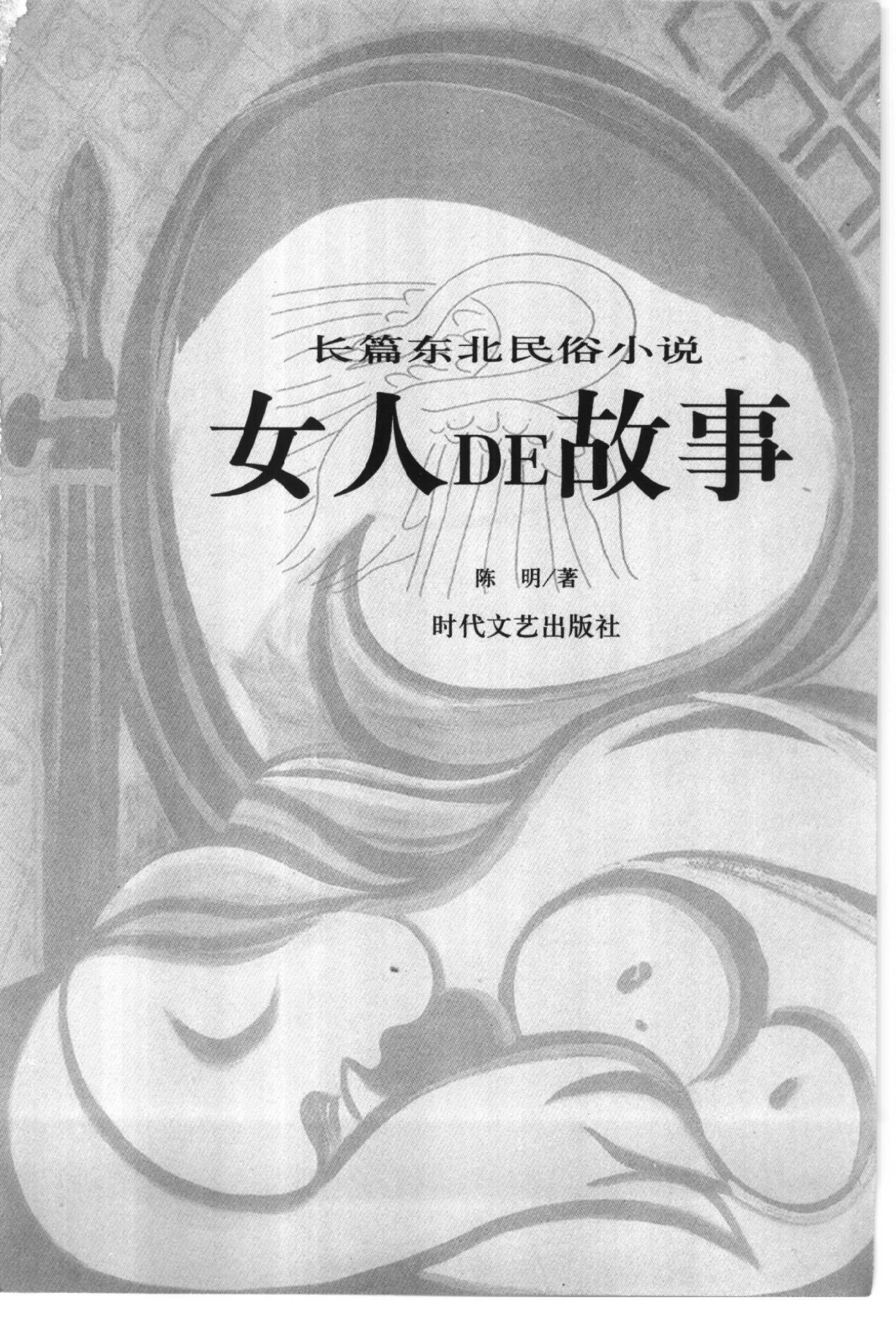
时代文艺出版社

女人的故事

Women Story

陈明/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篇东北民俗小说

女人DE故事

陈明/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人的故事/陈明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8 重版

ISBN 7-5387-1030-2

I. 女…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通俗读物

IV. C.935.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5025 号

女人的故事 Women Story

作 者: 陈 明

责任编辑: 刘德来

责任校对: 刘德来

装帧设计: 老 家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254 千字

印 张: 10.875

版 次: 199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0001-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387-1030-2/I·987

定 价: 22.00 元

她们的本能与宿命、人祸与牺牲的一生

WOMEN STORY

目次

第一部 女人之约 / 1

每一个女人都是一部传奇史。

神秘的的兰家女人，在天苍苍野茫茫的东北大平原上，
演出了大半个世纪的悲喜剧——**多灾多难的四月/顺妮姐
相信定数/密宝里的女人之约/后花园惨案/兰家粉坊和兰
氏三姐妹。**

第二部 马莲花开 /37

阴历7月15过“鬼节”。在这呼兰河畔最美丽的季节里，
兰二姐在飘香的马莲丛中迷失了自己——**关于兰大姐的
乡村传奇/兰二姐的墓产/甜草岗火车站和沙阔夫/李栓柱**

的命运/古墓冤魂/放河灯时节/在马莲丛中迷失的兰二姐/家乡的天火和城市的曙光。

第三部 三姐妹的命运 / 99

呼兰河水流进了松花江，哈尔滨接纳了兰氏三姐妹，续演着三个女人命运的悲喜剧——还有比死更吓人的事吗？/ 区妇联里的女干部/南方人在东北/兰大姐复仇记/洞房花烛夜，二姐生死时/狗眼看人低/血肉横飞下那顿舒展的心/鬼屋奇遇/走来一个年轻女子/婆金镶空戈首誓/兰三姐的危机/走街串巷的疯婆子/兰三姐的夫贵妻荣/侧长的胡须和半半道人/生这么多孩子干啥。

第四部 粉色的动荡年代 / 223

大字报的题目是：

《揪出隐藏在地平线下的，专门引诱拉拢腐蚀革命领导干部，借以成为其向上爬的阶梯的美女蛇——顾玉琦》

——当了大官的黑衣女人/高墙内的爱情童话/圣·尼古拉
大教堂和女巫/三穷三富三起三落/没胆儿的敢在这里住
吗。

第五部 情人永远 / 279

“他是我心中的偶像。你很难想象作为一个男人他品
质多么优秀,魅力多么迷人;他具有西方男子的刚烈、自信
和绅士风度,又具有东方男子的善解人意、温柔体贴,从我
当他学生的那一天起,我就暗暗发誓,非这样的男人不
嫁!”——找大包的独联体客商/兰三姐至尊的地位/兰二
姐魂归故里/你是个什么东西/我是他永远的情人/深秋的
呼兰河。

女人之约



每一个女人都是一部传奇史。

神秘的兰家女人，在天苍苍野茫茫的东北大平原上，演出了大半个世纪的悲喜剧。

1. 多灾多难的四月

一匹枣红色的东北高身架大马驮着一个瘦小的男人在无垠的荒原上狂奔，卷起如龙的浮尘。

四月的东北大平原，像流浪汉黑色的胸膛裸露在寒风中。坟地是平原的角落。清明时节，顺媳妇背着孩子在坟头拔着陈年的荒草，她嘴里小声叨叨着，隔着土层，阴阳两界的夫妻依旧在商量着今后的日子。顺媳妇不时抬起破袖头擦眼泪。

马蹄声由远而近，烟尘如浓雾般袭来，顺媳妇和孩子一粗一细地咳嗽起来。

粗壮的马蹄声落在顺媳妇身边，顺媳妇惊恐地抬起满是泪痕的脸。一瞬间，马上的人被这张依然俊美的脸惊呆了。

枣红东北马围着顺媳妇和坟头一圈一圈转着。顺媳妇僵住坟头，像是要假进已经没有了生命的丈夫的怀里。

背上的孩子凄厉地哭起来，枣红马一惊，然后箭一般向远方射去。

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地平线上滚动：“妈，妈，我相中一个媳妇儿了！”

一个老女人平静的声音：“相中了，就娶回来。”

男人的声音：“可是……”

老女人轻蔑的声音：“你买二两棉花纺（访）一纺（访），这方圆十八里，咱们老兰家想做的事有没有‘可是’。”

男人的憨笑声：“嗯哪！”



孩子的哭声。

顺媳妇是在小葱地里被抢进兰家的宅院的。

上完了坟的顺媳妇背着2岁的孩子向自家的小葱地走去。她发髻上那朵白布条子挽成的小花在风中翘翘起起，像母亲当年守寡时一样，顺媳妇也愿意常年累月地把白花插在发髻上，这不但暗示着寡妇的身份，也昂然起着一种震慑作用，令那些心怀叵测的男人退避三舍。

大片的黑土地偶尔有一块块绿地，像从酥软的冻土层里渗出的绿色浆汁，那便是小葱地。小葱正长出有两柞长，远看如烟，近看似绸，给顺媳妇带来希望。

顺媳妇两年前发送奶奶和母亲，一年前又死了丈夫。这个在贞节牌坊前长大的女子，望着2岁的儿子，发誓要像母亲一样守寡终生。前几天族人来劝她改嫁，顺媳妇想也没想就回绝了。

现在她来到小葱地，松开交叉在胸前的土蓝布兜肚，将孩子放在地上。这孩子2岁了，才刚刚乍巴着走路。他一张小黄脸，嘴唇和脸一个颜色，总爱打哈欠，一打哈欠满脸就如春风吹皱了一池水，这是因为总在母亲背上风吹日晒的结果。孩子没有大名，谢顺活着的时候总说赶趟儿赶趟儿，等长大上私塾时让先生给起，结果谢顺说走就走了，孩子光落下个小名儿，叫半半道儿。

顺媳妇怀胎八月的时候还在地里锄草，农村女人没长个娇贵身子，生个孩子就像鸡下个蛋。那天顺媳妇把着一根垄，从地头还没锄到地梢，就直不起腰来了，孩子蹬着、踹着、扭着、挣着要出来。顺媳妇大汗淋漓，扔了锄头提着裤子就往家跑，死赶活赶还是把孩子生在道边的草棵子里了。等她拾掇干净回到家，谢顺看见血糊糊的媳妇抱着个血糊糊的孩子吓了一大跳，两眼痴瞪着既不扶媳妇也不接孩子，只是一连声地问咋回事？媳妇说了句：“半半道儿……”就一头栽倒在水缸旁。

现在，半半道儿坐在四月的黑土地里木然地瞪着远方，母亲的黑灰棉袍弯起的背在绿色的小葱地里时起时伏，像水牛潜在泥水洼子里。风在耳边吹过，还夹着雪腥的味道。天是青灰色的，感觉不出太阳的存在，只是后脑勺上方处亮瓦瓦的一片，眼睛一瞅向那里就有无数根细尖的小金针刺过来。半半道儿皱起干巴巴的小脸，冰凉潮湿的地使他的小鸡鸡很快在裤裆里支楞起来，小肚子一紧一紧地要尿尿。2岁的半半道儿想尿尿从来不告诉任何人，也不做任何表情和暗示，为此他挨过好多次打，他不在乎，他觉得把尿撒在裤裆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现在他把屁股翘起来，想让热乎乎的尿顺利地从两个棉裤腿倒灌下去。

就在这时，他低着头从分开的裤裆处看到远处游来一辆奇怪的马车。

这颠倒的世界真有意思。

马车挂在四月的田野上，像水中的倒影，马蹄下踏起的尘埃和浮土如云雾般四散开来。马腿疾速划过，如天棚上结网的蜘蛛。

车停后，一个男人从驾辕的地方掉下来。男人走起路来腿一点一点的，好像手臂一下一下指着天空发问。他的头和肩膀转来转去在空气中滑动着，寻找着。

.....

顺媳妇觉着有一双穿牛鼻子黑布面鞋的男人的脚向她走过来，到了不应该和寡妇靠近的距离时，他还往前走，而且是一瘸一拐大大咧咧地凑过来。

认出了是刚才马上的男人，顺媳妇全身的汗毛一下子直立起来，漠然无助的境地使她惊慌失措。她站起来，怀里的小葱散落在她的脚下。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我……”瘸男人捏搓着棉袍大襟，手指抖抖索索，不知该停在何处。

“我家有房子，有地，有车，这不，车接你来了。”

马是两匹上好的黄骠马，车是只有财主家才有的席篷车。早就听说过有钱人家抢亲，现在她见识了。但她不稀罕。她不改嫁。在她看来，改嫁就是给妈的贞节牌坊上抹了狗屎。

顺媳妇绕过瘸男人，她要回家，瘸男人一急，挡住了她的去路。

“你堂叔堂婶把你卖给我了，你现在麻溜跟我回家。”

“把我卖了？”顺媳妇一时气糊涂了。怪不得这几天他们总在她背后指指点点，鬼模蛤眼的，闹了半天，劝改嫁不成，就来阴的损的。

她要抱上儿子，去那个缺德不要脸的族人家讨个明白，要不有个孩子，索性就一头撞死在他家门口。

半半道儿高举着他的裤裆，从两腿间看到母亲向他走来，却被瘸男人拦小鸡上架一样，把妈拦得东躲西躲，妈咋气成这样？妈在骂人，那男人却不怕，他拽住妈的胳膊往车那边拉，妈两脚死抵住地不肯向前挪一步。妈的力气真大，妈平时能一口气割两垄豆子都不带直腰的。可妈的袖子被一下子扯开了，妈仰面朝天摔倒了，那男人趁机拽住妈的脚往前拖，妈顺手从地里薅起一把小葱，连泥带土地向男人脸上摔去，那男人哎哟一声松开手，两手捂住眼睛，嘴里噗噗往外吐泥。

男人揉着眼睛回到车跟前。

“整不住她，叫俺哥来好了。”

从席篷里飞出一团绳子和一句话：“捆上走。”

半半道儿这才注意到，车里还有两个人。

车帘子垂着，仅露出一道缝儿，缝儿时宽时窄，半半道儿看见里面是一黑一白两个老太太。

白老太太半半道儿不认识，但他见过黑老太太。那糙得跟榆树皮一样的黑老太太他得叫四奶，是那天逼迫妈改嫁的那伙族人中的一个。

瘸男人拖拉着绳子又奔妈去了。

“我这瘸儿子咋整，啥事都我操心。”是白老太太的声音。

“老太太放心，这回娶了媳妇，你就擎好吧！”是黑老太太的声音。黑老太太在白老太太面前说话，羞涩忸怩得像个团圆的媳妇。半半道儿不明白，同样是老太太，那语气神态咋像隔着三辈子人。

瘸男人刚到顺媳妇身边，顺媳妇便一个急狗跳墙跃起来，运足全身的劲儿给了瘸男人一个嘴巴子。声音震得篷车一哆嗦。

“妈，她打我！”瘸子冲着篷车哭唧唧地喊。

“娘儿们敢打男人，简直反了天了。”黑老太太在篷车里展腰收脚，准备跳下车来，白老太太用一个指头一勾便把她扯住了，然后轻轻对黑老太太说了句什么。

黑老太太招手示意瘸子过去。

瘸子捂着脸斜瞪着黑老太太，像斜瞪着一个癞蛤蟆，买到手的媳妇弄不回去，实在丢脸，在两个老太太面前，瘸子感到自己从肚脐眼子往下就直往里缩缩。

黑老太太在瘸子耳边嘀咕了几句，瘸子吓了一跳：“这咋得？”

“咋不行，都打那时过过，我心里有数。”

“这大白天的……”

“没事儿，婶儿给你打眼儿……”

“那我可真干了。”瘸子提着裤裆转着往上窜了窜。



顺媳妇伤心绝望、昏天暗地之时，觉得瘸子一个跟头摔到她身上，摔到她身上的瘸子两眼血红，呼吸像井口一般粗，手像铁钳一样抓住她，顺媳妇感到，大难真的临头了。

顺媳妇在这一刻下了死的决心。

一个寡妇连守节都不能随心如愿，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活头。何况太阳就这么明晃晃地照着，儿子就这么眼睁睁地瞅着，还有车里的人。那是些什么人？男人？咋这么无耻！女人？干啥见死不救！一个女人一旦死了丈夫，就成了没有主儿的鸡，谁扑到都可以宰杀，女人是什么？是这个世界的一盘菜？

瘸男人已经疯了，黑老太太说得对，对付女人还是得像对付地一样，先占住她，铲了她，耖了她，然后撒上自己的种籽，你就等着当爹好了。

他还没有见过地，也有暴裂坍塌的时候，当他凭着耕牛一样的力气，已经触到了顺媳妇软和的身子时，那身下的土地突然变成一只浑身长满利刃的怪物，眨眼间，他的脸上、手上、脖子上，一切暴露在外的部位，都被这利刃刺得鲜血淋漓。然而，男人在这个时候是不怕见到血的，血此时变成了斗牛士手里的那块红毯，只能愈发激起公牛的亢奋，瘸男人频频得手，一寸一寸向那个最后的堡垒突破。

在最后一刻，顺媳妇挣脱出来。她头上沾满绿色的浆汁，浑身蒸腾在白色的辣气之中。在他们刚才搏斗过的地方，葱和泥土搅拌在一起，顺着垄沟像绿色的鲜血一样汨汨流淌，顺媳妇包着孝布的鞋早已脱落，她披散着绿色的头发，赤着脚，向马车走来。

半半道儿认准母亲是来抱他的，他向母亲爬过去。

可马车上的两个老女人却认为顺媳妇是来拼命的，一时没了主意，也没了呼吸。

被蹬翻在一旁的瘸男人坐在葱地里像被割了头的高粱。

顺媳妇一头碰在车辕上。

随着顺媳妇倒地昏死，马车里响起了笑声。

“瞅瞅，女人家也就这两下子，行了，这回咱可成亲家了。”

“过后，你可常来坐坐。”

“少不了打扰你，太太。”

黑老太太从车上下来，把半半道儿从地上抱起来，自语道：“这个可给谁好呢？瘦得跟个鸡似的。”

突然，黑老太太像见了鬼。

半半道儿正冲她冷笑着，一脸的阴险，身下，一泡热尿正哗啦啦地流在她的手上……

黑老太太毛骨悚然，手一抖，半半道儿大头朝下掼在地上，像摔下一段木桩子。

孩子立时没有了声息。

2. 顺媳妇相信定数

呼兰河畔的兰家是这一代十里八庄有名的大地主，有十几个烧锅、有兰家油坊、兰家粉坊，几百亩良田。家里除了有管家、丫环和固定的十几个长工外，季节性短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每年都不下上百人。

兰家的深宅大院像城里人那样修筑，五正六厢的四合院，门



房五间，院内宽大疏朗，条石铺就的地面和台阶洒扫得纤尘不染。

屋后有一个偌大的后花园，种满了美人蕉、仙人掌、马蹄莲、地瓜花、柳桃、对子红、烟粉豆、大叶青，还有葡萄藤、爬山虎等草本和木本的花草。

后花园东侧建有一个两层带廊的绣楼，上有三间房，说是绣楼，其实是专供家里人赏花纳凉用的。

到了冬天，木本的花移进花盆搬到堂屋里，草本的便收了籽粒任其枯萎下去。下雪以后，雪落在枯枝败叶上，蓬蓬松松，柔软如絮，连绵不绝，整个后花园如云遮雾罩，愈发把绣楼衬得云里雾里仙境一般。

正院左右、前后房屋宽大举架高昂，铃铛式的排山给人气象深严的感觉，磨砖对缝且花纹图案玲珑的腰墙将空旷的宅院分隔成前庭和后庭，当进入大门以后，使你看不见内庭的活动，更使内庭显得幽静。大门是瓦门楼，瓦顶两端各用灰梗三条，中间用仰瓦铺砌，大清水脊两端上翘，脊头花纹作透雕龙饰，显得分外秀美。

这座宅院是兰家功德显赫，荫及子孙的佐证。

光绪年间，刁民姜玉棠领一伙子闲汉无赖盘踞在姜家崴子蠢蠢欲闹，被当时的乡团练兰四爷领兵驱散。时隔不久，逢俄兵进攻呼兰城，姜玉棠乘机纠集光棍无赖三百人，扯旗号义胜军，趁呼兰城失守，在冯沟、望山屯一带干起了所谓杀富济贫的勾当，大小地主乡绅恨之入骨，纷纷谴责官府无能。可怜都统大人外有俄兵入侵，内有匪患滋扰，苦不堪言，遂召众乡绅团练议事，席间，兰四爷进一策，颇得都统赏识。

兰四爷只身闯入姜玉棠匪营，声泪俱下，历数俄兵恣意烧杀、百姓水深火热之苦，果然激怒了姜玉棠，兰四爷趁热打铁将